閭巷瑣聞

著者 李信軒

中華印書局印行

序

吾友李君信軒，以所得異聞奇趣，著成故事若干篇。同學等旣慫李君以付梓，復命余爲序於其端。

余觀近數年來，農村破產，民生凋弊，民衆日奔走於衣食而不遑寧處，精神上，身體上，無不感極度之疲乏。工作之暇，茶飯之後，手此書以瀏覽，亦調劑枯窘生活之良藥也。

抑更有進者，當茲新舊過度時代，舊規範旣已失其權威，新紀律未能得普遍之信仰，人心無定，社會日紊，此書諷刺勸導之篇，蓋居多數，無形中已有裨於人心，社會，固非徒以消遣而已也。

一九三三，七，紫楓。

閭巷瑣聞目錄

晉商賈彥
賣茶女
道盜、
盜俠
慈善家寃獄
沈秀才
溫陽拳師
新娘巧計脫險
義婦刦鬼
善於阿附　賈氏女
潑皮投考生
記貧婦
陝縣馱夫
皖南道人
王氏搶親記
空棺埋女
巧獲騙客
想到茄地
雙燈
迎意承旨
郝懋功
趙鐵拳
玉珍
賊計

465633

義僧
媒騙
奇異瓜蔓
騙縣官
程痲子
鬼幻
淫惡報應
東昌馬氏
記法國富翁事
張家關鬼記
公子江霖
生死有命
記某君事
小不忍
不識字趣聞
黑大眼
丘八騙布
壯命兒
馬場秋梨
大烟鬼買作人
婦人祟惑
張連玉
閻洛圃
縣長座銘
新大學

●閭巷瑣聞

●晉商賈彥

晉商賈彥，因事游故都，識妓名蘭香，相會未幾，甚溺焉。未及匝月，揮洋五百元，彼此情感正濃，忽接家信令歸，賈留戀不捨。繼又接快信催促，將整裝歸。妓請留紀念，賈喜曰：『卿愛何物，吾在所不惜，』妓曰：『儂愛者恐君不允耳，』賈曰：『彼此恩愛，絕不駁回，』妓曰：『儂喜者君之門齒，能否拔贈？』賈慨然曰：『此易事，吾正擬換金牙耳。』遂拔而與之。妓亦將戒指脫下贈賈，叮嚀數語，賈欣然去。時經年餘，賈復到故都，投妓續舊好，妓奉迎備至。惟已另有熱客，因告賈以節慾，保重身體，間數日一宿，賈感甚，愛之益篤。留連數月，財物耗盡。時值晉鈔驟落，商家多賠累，賈損失甚鉅

，錢不能繼，因大受困。不得已乞助於妓，妓初尙濟之，繼則託辭拒絕。時屆隆冬，天氣酷寒，賈之衣物典當俱盡，大受凍餒之苦，蓬首垢面，已類乞丐矣。某日復至妓院，謁妓求周恤，毛夥辭以出，賈守門候之，終不見妓歸。知妓變心，遂怒目撞入。妓方與客談，賈怒向妓曰：『汝眞喪盡天良矣，竟不理我耶？』坐客大驚，妓厲聲曰：『何來此瘋漢？快逐之去！』賈出示戒指，曰：『此非汝所贈我者耶，吾固未嘗遺失也，汝處尙留吾齒，紀念物汝忘之乎？』妓益怒曰：『瘋漢尙欲騙吾耶？戒指市賣物，何處無有？吾留牙齒固多，着汝檢視！』言時將抽兜取出，大小牙齒可數百，怒擲於地曰：『汝速檢視，何者爲汝所留。』賈伏地翻弄，鴇母促之出，賈含淚曰：『青樓之愛，固然非眞，娼妓薄情，何至如斯其甚也。不聽親友規戒，於今悔之

晚矣，』長嘆而去。

●賣茶女

河間鄭永生，赴京投考，投寓西城某公寓。公寓分兩院，前院客已滿，後院多空房，鄭居之。床鋪既定，漫遊市場，憩息某茶肆，當爐者爲女子，長辮垂垂，狀頗伶俐，雖出寒家，婀娜動人。鄭注目窺之，女含羞微笑，鄭心動。回寓後，輾轉縈思，不能成寐，迨午夜，偶出小解，見隔壁一室，燈光熒熒，桌旁坐少女，手托桃腮，一若有所思憶者，鄭佇足視之，乃茶肆女也，心甚驚異。靜聽住客，寂然無聲，公寓主人，亦鼾睡。鄭欲就之語，然未知其底細，不敢唐突，乃回室熄燈，假詞借火，往探女意，女驚起曰：「先生亦寓此乎？何巧耶？承君光顧，心猶念念未置也。」鄭曰：「汝何以到此？」女曰：「寓主

吾戚也，吾家距肆遠，不欲回家時，輒在此暫宿。」言時秋波轉轉，若將別有心事者。鄭就近握其手，細膩柔滑。攀其頸，吻其腮，女祇微笑。並嬌聲曰：「君固爲多情，儂心豈無意？當在肆上時，有家嚴之戒，未敢稍褻狎，今至此，自可暫行權宜矣。獨眠不寂寞乎？君息此何如？」鄭喜曰：「意外因緣，固甚願也。」於是女更舖設錦被，閉戶熄燈。興味正濃，忽聞雞聲喔喔啼。女驚曰：「天明矣，住客將起，可速去，免洩秘密」。鄭留戀，女促之，始着衣納屨出。行動倉猝，手巾遺女室，復往尋找，則空房寂然，床舖俱無，女亦不知何往矣。鄭大駭，問主人，主人笑而不言。詢諸同寓者，始知該室常鬧鬼，鄭心仍疑惑，趨至某茶肆，則鍋爐已撤。訪諸左近，始悉女子暴疾卒。

笑時曰：鬼怪之事，不敢謂其必有，又焉能斷其絕無，爲人果能潔心寡慾，不起邪念，彼鬼計雖密，其將奈何，世之好漁色者，其愼諸！

●道盜

張致信邢邑西山人。少時家貧，常爲偸雞盜鴨之事。漸長能爲樑上君子，鑽踰之技頗高。但所竊者，非貪官汚吏，即土豪劣紳，且所竊地點，恆在數十里外，伊村臨近，則不竊焉，以故行竊十餘年，未嘗一犯。迨至年老，家道小康，妻子俱有，遂洗手不復事偸。冬月某夜，將就寢，方熄燈，有賊乘隙入臥室，潛匿暗處。時張之小兒，忽將手中玩具落炕下。張謂其妻曰：『火柴何在？着我點燈尋找。』賊聞此言，惶駭異常，意謂若張某點燈，火光四射，自己全形露出，豈不危險？乃困極智生

，輕跡移炕下，將玩具摸得，置於張之鞋內。心想張點燈必先穿鞋，迨穿鞋時，玩具既在鞋內，或可不點，自己亦或可幸免。豈料張乃盜賊老手，飽有經驗，方着鞋而玩具已到足下，心頗疑惑。凝思良久，知有異事，視其屋門，則雙扉展開。乃佯作不知，輕步抵門口，急闔兩扉，以身當門前。徐言曰：『朋友何在？盍出乎？』賊聞言，不敢動，張厲聲曰：『汝果不出乎？吾將制汝，其無悔！』賊不得已，出跪張前，懇求寬赦，張斥之曰：『汝何胆大！敢來擾吾，吾業是有年，何術不知，汝之來此，乃自投羅網耳。』言罷，行將用武，賊哀求曰：『早知行(音杭)家，絕不相犯，只因年關臨邇，家境困難，老母年逾八旬，終日愁眉不展，出於無奈，始來此行竊藉以果腹，萬望施恩，放我回家，日後自當報答，不然，則我之老母危矣。』張曰：『汝言如果

屬實，可謂孝子，吾不傷汝，可無恐。汝欲得財乎？可向吾東鄰盜之。東鄰前日，由城中購得綢緞數疋，如能盜得，年關易度耳』。賊曰：『焉知所在而取之。』張曰：『問之即答。』賊曰：『輕跡之不暇，豈敢問耶？』張曰：『汝作鼠聲，自相然告。』於是賊踰牆入鄰院。撥門進內室，作鼠嚙物聲。未幾，家人驚醒，夫謂婦曰：『綢緞何在？無令鼠傷。』婦曰：『藏某櫃中，可無慮』。俄頃復睡。賊將其綢緞財物，搜括一空，復回張家，意將道謝，時天降微雪，張謂賊曰：『今夜誤矣，不聞賊忌乎？偷風不偷雨，偷月不偷雪。今夜小雪，汝來吾家，足跡顯著，追蹤緣跡，吾家已生嫌疑，可設法消滅之。』賊曰：『脚跡如何消滅？』張笑曰：『汝此技之不知，智謀何其短耶？東鄰後院有草垛，付以火，自會消滅。』賊如言放火。家人驚醒，喊求四鄰，村

人聞聲往救，足跡雜亂莫辨，信乎盜亦有道矣。

●盜俠

武安尹啟祥，娶邑中王氏女爲妻，王氏生子女各一，居家生計，全仰給關東藥業。嗣以連遭厄運，賠累過鉅，藥業遂倒閉，合家生計，驟形困難。尹不能爲生產事，只得典賣田畝。田畝旣盡，繼則押當衣物，不數年家徒四壁，環堵蕭然。加以水旱頻仍，年穀不登，薪桂米珠，飢寒因之交廹。初王氏母家，尚能爲之接濟，後因家中煩言嘖嘖，雖慈母已愛莫能助。冬月祁寒，常數日不舉火，妻子冷縮不能動。尹目覩心傷，含淚謂王氏曰：『我不能生產，致妻子受累，慚愧極矣。卿乘齒尚幼，不難覓一噉飯處，可行矣。縱琵琶別抱，非卿負我，我實負卿耳。子女如憐之，則偕去，不然，惟有同餓斃，苦寒之下，我眞無

術爲生矣。』言訖，眼淚涔涔落。王氏大慟曰：『我夫何出此言耶？死寧俱死耳，豈忍離夫棄子作彼鮮恥事耶？請無再言矣。』尹曰：『若然則將如之何？』王氏曰：『表兄家素稱殷實，當其創設營業時，吾家曾資以錢，厚其本，今窮促求助，想不致薄情拒絕也。』尹曰：戚誼絕斷，已十餘年，表兄居關東，下輩多不識，人情寒溫，恐難有效。』王氏曰：『姑去之，看如何。』尹踽踽出，至表兄家，適逢一少年，見尹蓬頭垢面，狀似乞丐，拒而不納。尹再三陳說，少年稟其母，引之入。尹備言苦況，得惠米數升，負之回家。中途遇孤廟，困倦臥檐下，忽然瞌睡，及醒覺，米已被人竊去矣。尹憂憤抑鬱，起輕生心，乃解腰帶，結環門揑上，行將就縊，突來一壯年，急拯之脫，叩其故。尹歷陳遭遇之苦。壯年聞言曰：『若然，汝先人乃吾之恩人也

，受惠未報，至今猶念念未置，今既如此，汝暫回家，三日後，自可維持生活矣。』言訖而去。尹且疑且喜，抵家白王氏，王氏曰：『吾先世非裕，何有濟人事？恐誤認耳。』尹曰：『姑候三日，看如何？』某夜，王氏方支頤呆坐，目注窗外，忽見一黑影，驚而呼其夫，尹出視，則黑影已渺，月色中見地上投一包裹，撿視之，乃白銀也，知爲壯年賜，啣感不已。但終不知壯年爲何許人也。嘗聞俠盜偸富濟貧，某壯年之行爲，殆近之矣。

●慈善家寃獄

清光緒末年，北方大旱，人民生活極困難。中戶糟糠不繼，其他更無論矣。羣衆饑饉之狀，令人目不忍覩。武邑有張許敬者，幼孤而家貧，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因年景大壞，既難於仰事，又苦於俯畜。當夏

秋之際，尚可啖野菜，食樹葉，以維生活。迨嚴霜既降，草木零落，衣食更受拮据。老母則愁顏相覷，妻子則呼飢號寒，東奔西走，終日難得一飽。某日降雪，天氣奇寒，腹無食，體乏衣，飢冷難堪。許敬見鄰園，有穀草垛，拔取一束，燃以禦寒，子餓極竟啖其灰，許敬呵止之。老母曰：『昔聞凶年，有以穀草焙燋，磨細爲食者，今盍試食之耶？』許敬復至鄰園，取得穀草，焙燋磨細，雜以糟糠木葉之屬，煑而熟之，家人俱賴以裹腹。爲時既久，鄰人見其草垛凹陷，尋踪追跡，至許敬家。問曰：『我園穀草，汝家人竊取乎？何不告知我？』許敬曰：『鄉親有所不知，我非竊取，祇以境遇窘迫，糟糠不繼，近來所食者，惟君穀草耳，不告而取，我之錯也請寬恕。』言時眼淚滲滲落。鄰人視其釜碗，尚顯草末木葉之屬，惻然憫之。回家取米二升，給

許敬，謂之曰：『吾觀汝母年高，妻子可憐，特以此相贈，聊表慈恤意，汝可善奉老母，園中穀草，隨便取用，吾不計也。』許敬得米，喜出望外，當即叩頭拜謝。是日煑粥奉母，母得粥甚喜，飽食之後，大便溏瀉，竟至不起。既無力延醫診治，又不能買藥補救，未及旬日而卒。許敬疑爲鄰人所毒，控諸縣官，傳鄰人押獄中。鄰人德隆望尊，頗爲村衆所愛戴，合具保狀，請求開釋。縣官以人命攸關，未准。村衆再三懇求，縣官心猶豫，許敬阻之，又未果。村長馬修齊，街中長老也，思想頗細緻，自許敬母死，心頗詫異，默審其故，悟爲腸胃病，因復上稟縣官，言許敬母之死，實由於餓飢時久，腸胃細弱，驟得純米，食量過度。故不免溏瀉，醫緩遂失治，以致於死。縣官閱稟，以馬言近理，擬再一試傳，許敬到案，復以米粥啖之，許敬吞粥，亦行溏瀉，

惟在壯年，逾日即愈，由是縣官益信然。至此許敬亦知鄰人之寃，經馬某從中調解，使鄰人濟以布疋米穀，許敬不追，鄰人始得出囹圄。此案因即了結。

●沈秀才

秀才沈尙文，天性耿介，疾惡如仇，村人之有惡行者，每不爲所容，與之談，恆遭其白眼。惟村中少壯，多爲其父崇義之門生，念及先生情誼，仍以禮貌待之。崇義死後，生活益艱難。時値臘月，外債紛逼，尙文點金無術，愁悶難以應付，令其子向鄰里借助，多託辭拒之。復使其妻求母家借貸，岳母通將融，而岳父阻之，事又未濟。尙文憂鬱成疾，臥床不能起，村人許正心，幼時曾爲盜，旣而改業，因與沈有葭莩親，携禮往探視，詢以病由，沈妻具以告，許惻然憫之。翌日帶銀往

，抵沈床前，置銀臥床上，蓋欲使尙文覩銀心喜，藉以減輕其病也。豈料尙文見銀，皺眉不歡，怒目矚其妻。許甫出門，沈攫銀擲於地，曰『盜泉之水，吾豈飮之？速持還之。』妻不應，尙文以頭觸牆壁。妻不得已，攜銀償欠債，詭以還許告，尙文始息怒。延醫服藥，病勢漸瘥。沈數日不見債主來，疑而問其子。子年幼，不知隱瞞，乃以實告，沈大罵其妻。正爭吵間，許負米入，沈不之禮。許甚疑惑，問沈妻，妻直率，據實言。許心怫然不悅，將負米出，沈妻眼淚滴滴落。許變色謂沈曰：『汝以我物爲不義乎？今之富而且貴者，誰爲由正道而來？且富者多不仁，貴者多驕傲，縱富貴亦何足誇耀？今汝守孔道而拘禮義矣，外不能償債，內不能養家，其奈債主逼索何？其奈妻子凍餒何？須知我爲奉母，而施徵行於土豪。老母年邁，不能奉養爲不孝

，土豪損人而致富爲不義。彼以不義之財而浪費，而我取之以行孝，豈眞不通於理乎，鄰里應有相助之誼，何竟見拒於富翁，親戚原有通財之道，何故見阻於岳丈？人情冷暖，豈不可畏？今我以周急而來，反遭無禮，我實不忍汝遽作餓殍也。』言訖解袋傾米出。沈癡呆不能言，凝思多時，恍然大悟。次日詣許家道謝，戚誼益篤焉。

●溫陽拳師

溫陽在數十年前，武風甚盛，拳術之精，逾於他縣。有張智先者，武藝頗高，攀屋登房，視爲常事。人身七十二竅，咸能指其要點。能以隻身徒手，搏戰數十人，以故名揚百里外。年將老，設拳房於伊村，傳授技術，四方慕武者，莫不競登門第，承受技術。學徒趙志新，勤學好問，技能精於儕輩，智先頗愛之，每於無人處，私授秘術。七十二

簸，已授以七十，惟砸肩與摸眉（拳家打簸名）二簸不傳，蓋恐其學成驕傲，無法制之耳。志新屢求，師屢推諉，及師老患病，年已九十餘，志新朔夕侍奉，宛如親生子，乘暇隙，續請砸肩摸眉二技，其師告以無急，病愈且授之。及病篤，志新復跪請，智先知不起，因謂志新曰：『汝來前，吾教汝。』志新喜，移到床邊，作預備狀。其師臥病已久，身瘦如柴，戰戰强起，曰：『留神！』言甫畢，以拳猛砸其肩，臂應拳脫骨不能舉。志新甚恐，師曰：『無懼，吾爲汝復之。』以手擎其肩，上下搬弄，告以秘法，俄爾，肩好如初。其師則氣喘吁吁，復臥床間。翌日，又以摸眉請，此時師已氣息奄奄，行將辭世，既被逼請，勉强應之，曰：『汝留神！』伸手突摸其眉，志新遂應手昏臥地下。迨甦醒，急以手摸索原處，竟不可得，視其師，已一命嗚呼矣

。以故摸眉技，終未得傳。

●新娘巧計脫險

民十以前，巨匪胡大傻，盤旋於冀南廣平間。因交通不便，軍隊不易到，縣官多敷衍，故匪徒肆行無忌。白晝搶刼，視爲常事，甚至演戲慶賀，官方亦佯爲不知。鄉間較殷之戶，每屆冬令，多移居城內以避匪患，其不躲避者，一經架去，則家產立罄，鄉民俗謂『一夜窮也』。萍鄉鄭姓，於某年春，娶親於永邑。歸途中突遇群匪，親友俱驚散，新郎亦幸逃，惟新娘被匪架去，回穴獻胡匪，胡謂新娘曰：「吾家何如？吃穿俱方便，汝既到此，是有福分者，留此汝心如何？」新娘微笑曰：『父母圖財禮，將儂適窮夫，儂實不甘心。今既到此，已成好漢女，儂心固甚願，但恐義父無眞心耳』。胡匪訝曰：『抬汝到此，豈爲作

乾女耶？』新娘曰：『義父視乾女果無用乎？儂非木石，豈能無情？儂今心志已決，不允惟有觸地死』，言罷，伏地叫義父。胡妻適在旁，扶之起，新娘連聲呼乾媽。胡匪無奈，許之，衆匪皆乍舌！新娘頗穎敏，侍胡匪夫婦，朝夕甚殷勤，呼媽叫義父，宛如親生女。爲日既久，胡匪已不疑，每逢臨村演戲時，胡妻輒偕之往觀，新娘頻言家中之苦，胡妻忿放心，出入不監視，新娘乘隙而逃。居匪穴數月，終能完璧歸趙，新娘可稱機警矣。

●義婦却鬼

民元之前，豫南信陽，有王桂生者，生三子，長名繼功，次繼業，三繼德，皆已有室，繼德夭亡，伊妻朱氏，矢志守節，不肯再醮，且善事翁姑，鄉里咸稱之。繼業當兵遠方，多年未歸。惟繼功一人，照料

家事。時值連年荒旱，瘟疫大作，桂生夫婦，俱染瘟病，次媳及朱氏，均往母家。侍湯藥者，祇繼功夫婦。旣而繼功夫婦，亦相繼染病，湯藥起居，無人侍奉。其鄰人通知兩媳，次媳畏染疫，辭以疾，不肯去。朱氏聞之，隻身將往，父母不許，朱氏强行，家人嚴阻之。朱氏情急，向父母曰：『吾夫早亡，未盡孝道，今翁姑兄嫂，俱臥床褥，飲食湯藥，將靠誰耶？想現在正作呻吟聲，若不急速前往，而畏難苟避，豈人情耶？况人之生死有定，避之果能免乎？』言罷入廚持刀加於頸曰：『從兒自便則已，不然，兒當血是刃，不忍背義而獨生也。』父母不得已聽之。朱氏乃徒步而往。時其翁姑朦朧之際，聞院中隱約有人語曰：『孝婦將至，衆神相隨，恐不利於吾輩，可速逃』！其翁隔窗竊窺之，寂然無物，知爲鬼祟，恐懼不敢動。心中正想念朱氏，

俄頃，朱氏果至。乃延醫烹藥，翁姑兄嫂，隻身侍獲。不數日，病者全愈。姑將院中隱約語聲，白諸鄰里，相傳謂之義婦却鬼云。

◎善於阿附

劣紳胡某，權頗勢大，假公濟私，嚇詐鄉民，惡行既多，衆言嘖嘖，行將聯名控告，胡聞而憂之。秀才王某，胡之走狗也，見胡鬱悶，揣知所以，因謂胡曰：『世風不古，嫉妬心盛，才高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古今常理，何必介意！』嗣後民衆攻胡益急，胡寢食俱廢，終日祇太息。王復言曰：『孟子不云乎？「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先生之行爲，既公且直，何懼爲？』及胡某被拘下獄，王復進見曰：『子謂公冶長，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若王秀才者，眞可謂善於阿附矣。

◉賈氏女

清季河北亢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薪如桂，米如珠，民生大困，清戶糟糠不繼，下戶更無論矣。有賈秋來者，大名寒家也。妻梁氏，生二女，長十餘歲，次六七歲，因連遭荒旱，率妻謀生至正定，住古廟內，每日乞討度日，時屆嚴冬，天氣頗寒，賈受凍臥病，梁氏冒風雪爲之乞食。嗣因飢寒所逼。賈病漸重，梁氏將次女賣與耶教堂，得錢數串，幸得度過寒冬。教堂收女，教養十餘年，爲軍人王某娶爲妾。王關東人，從軍有年，蓄積頗厚，革新後，解職寫清苑。某日大雪初霽，有老嫗到門乞食。王不在家，其妾抱兒出，持剩飯與食。嫗操大名語，王妾因問其里居，嫗具以告，王妾甚驚訝，注目細審之，就近摸嫗頸，眼淚滲滲落，復牽其手曰：『汝非我母耶？尙認女兒乎？請速

到家。』時嫗亦凝視王妾，似有所憶，王妾旣認母，嫗亦憬然悟，撫女臂曰：『災年舍兒，毋不得已耳，我兒何幸有今日乎！愧煞老毋矣！』言罷淚亦滴滴下。王妾曰：『不有當初，焉有今日，我毋何悔之有。』及王回，妾以過去詳情告，王以受妾故，爲嫗易衣服，奉養終身焉。

●潑皮投考生

科考時代，冀南末科在廣平，有某塾師，帶領學生往應試，投寓城內趙姓家。趙宅分兩院，學生寓前院，房東住後院。趙家有女，姿容秀麗，頗足動人，諸生甚垂涎。有姜生者，性極詭秘，覩女美，欲私之，數以眉目挑動，女不拒亦不納，姜生以爲女有意，遂生心焉。時値盛暑，天氣酷熱，女獨宿檐下，姜生窺女睡，輕跡到女旁，解褲以臂擦女身，

蓋行試探也。女醒覺，朦昧之間，疑臀為面，口罵而手攫之。生知不從，着褲而逃。女喚其父，找塾師，謂學生無禮，塾師曰：「諸生俱駢睡，烏能有其事？」女曰：「吾曾抓其面，指尙有血痕，請喚起查視。」塾師不得已，召諸生起，女父一一驗過，並無面部帶傷者，父女瞠目不能言。諸生皆不可，趙家再三道歉，事方息。趙家門口有飯舘，夥計張秀文，傲慢不遜，左近頗厭之，因算酒飯賬，與姜生有隙，張常宿舘外，某夜姜生伺其睡，竊取其鞋，穿己脚上，潛行到後院，乘女睡，以脚掀其被，女忽醒，抱其腿，姜生力拔脫鞋逃。女急喊其父，父既出，姜生已走遠，女曰：「吾抓獲其鞋，有物可証，迨天明，當控其師」。及次早，女父持鞋找塾師，塾師責諸生，問係誰之鞋，諸生趨視之，俱驚笑曰：「此非某飯舘夥計之鞋乎？與吾等何干耶？」

女父細觀察，知事錯誤，陡然癡呆，於是諸生皆大憤，將以誣傷名譽罪，控房東。房東甚恐，託人再一緩頰，糾紛始息。及發榜，諸生俱名落孫山。回里後，姜生以臂示同學，血跡猶在，指痕尚未痊愈也。

●記貧婦

民十春日，出遊邢襄北，見一貧婦，夜服襤褸，面色黃瘦，携有二子，長約十餘歲，幼約八九歲。正行之間，長子倒臥路側，婦人廹之前，不肯，怒以杖擊之，仍不能行。余怪而問之，婦人曰：『吾馮村人，因去年荒旱，生計艱苦，欲送吾子赴城南瓦窰作工以糊口，而此子託病，中道而止，故以杖擊之』。其子曰：『腹瀉憊甚，非不欲行，力不能也』。視其所瀉，皆樹葉蔬菜之類，余惻然憫之，與以錢，婦人曰：『君賜之以藥，救吾子之急，則可，今與之錢，吾非乞者，請辭

』時幼子亦困而臥地，注目視余，有乞憐之形，然畏伊母，不敢言。余不忍覩其悽愴之狀，强投以錢，再三然後受之。

笑時曰：見利思義，惟君子能之，此常人之所難也。若値飢饑流離之際，乏衣缺食，有濟其窮而不受者，亦鮮矣。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若此婦人者，困阨道路，猶一介不取，而推辭再三，亦婦人中之罕見者也。邇來世風日墮，貪鄙之徒，比比皆是，夤緣奔走，搖尾乞憐，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以視貧婦之所爲，能無愧乎？

●陝縣愧夫

豫陝賈起才者，以販貨爲業，某年夏，牽騾過南鄉，逢婦人井上汲水，騾見水桶，扯韁欲就飲，賈不能勒，乃請於婦人，借桶水飲之。婦人初不應，賈懇求，得允可。數騾爭趨飲，鬥咬忽失驚，四向蹄踢，婦

人被撞跌井中。賈大駭，四顧無人，鞭騾馳去。恐村人追趕，一路未敢息。比至家，天已昏黑。妻王氏，見伊氣喘汗流，精神恍惚，怪而問故，賈搖頭不答。王氏强之，曰：『爲趕路耳，並無他故。』王氏不復問。飯後就寢，甫熄燈，賈忽狂喊：『不好！不好！婦人來了！』王氏大驚燃燈視之，夫面已變色，渾身抖戰，問之不能答。王氏疑爲鬼祟，乃焚香祝禱，竟稍安，但精神癡呆。迨天明，延醫診治，服藥無效，至夜半，復狂叫：『又來了！快擋阻！』妻問曰：『誰來呢？當何物？』賈戰慄指門口曰：『汝不見披髮鬼耶？濕衣淋漓，前來招吾。』言時狀甚畏懼，牙齒且抖戰。王氏益驚怪，復焚香祝禱，不能止。遍請名醫，百治無效。嗣有道人，言能治之，王氏邀入家，道人爲之揉目擦頂，念念作語，狂叫始息，心神漸寧，惟夜間不敢熄燈寢。時

經半載，精神漸好，不復事賭業，以販蔬營生。會某村演劇，賈荷蔬往，茶歇某客店，有婦人偕兒過其前，賈見之，甚愕疑，更詳視，乃南鄉汲水婦人也。因問店主，店主曰：『東鄰馬氏女，適某村趙姓，夫出當兵，家祇有翁姑，去年之夏，此婦曾投井，撈救敏速，幸淹斃。其父有煙癖，產業已蕩然，因借貸未遂，與親家結怨，至此乃以翁姑虐逼兒媳控於官，官貪污胡塗，不問究竟，傳趙翁押獄。趙翁善人，鄰里知其寃，具保請釋，因無錢賄通，不能出。趙妻沈氏，終日哭泣，雙目將失明，情殊可憐。』賈聞言，知婦人確未死，疑心始釋然，歸家後，乃以實情告王氏，王氏曉大義，聞趙家之寃，中心不安，惟以案情重大，不敢承認前情，乃商之其夫，雙賣家物，得銀數十兩，用布固封之，乘隙投趙家，沈氏得銀，復託鄰里，賄官吏，趙翁始得出

囹圄。但所得銀，終不知由何處來也。

●皖南道人

皖北苑某，聘堪輿家某甲，爲之卜塋地。尋視村外，某甲指地示苑曰：『此處最好，龍脈所係，若爲窀穸，子孫可貴顯，』苑曰：『地雖好，係闞姓田，並非我有，奈何？』某甲曰：『高價之下，無不可得，』苑性慳吝，僅以常價向闞商，闞不肯賣。苑乃心懷異謀，於夜間竊量闞田畝，私賄縣吏，造僞契，賴謂闞已賣，闞不應，遂興訟。苑富闞貧，官吏貪污，訟累數年，闞家產耗盡，地被苑賴得。掘地爲窀穸，埋祖於內，祠後家業果旺起。闞家既罄產，率妻子之他，途中遇道人，同憩路旁，闞屢太息，道人問故，闞以過去冤事告。道人皺眉曰：『如此惡霸，可惡之極，如不除之，閭里何能安？汝欲復仇乎？

吾當助汝，除此橫蟲。』關曰：『亡家之仇，不共戴天，安能忘耶。惟官吏貪汚，其奈無錢何？』道人曰：『用錢何爲？知其姓名里居，吾自有術。』關具以告，道人曰：『明年汝仇或可復也，姑候之！』關奇其言，問道人由何處來，曰：『自皖南，』更詳問，則不答。彼此既分開，道人遂他往。時値太平天國亂，洪楊軍事方盛，翌年，逼淮北，鄉民紛逃匿山間，苑家亦偕往，中途俱被殺。

笑時曰：道人此舉，可稱痛快，惟伊究係何如人，則無由知悉。或曰：恐爲洪楊黨羽，聞事而平不平者，殆近之歟。

●王氏搶親記

曹縣周氏，有女名玉秀，幼字王姓，王家先富後貧，周氏遂悔婚，恃某武舉力，轉字馬姓。行將嫁娶，爲王家偵知，使媒往質問，周氏不

理，並詈辱之。王家大憤，邀集族衆，謀應付之策。會商結果，擬往刼女，乃選族中擅技擊者十餘人，夜間持械往。登房入周院，架女將出走，武舉趕到，堵截決鬥。初不分勝敗，旣而村人漸多，王族被包圍。其中有名占英者，技擅三節棍，棍端裹以鐵，因護女故，技未能展旣被困，乃委女他人，武舉祇顧奪女，未及防備，棍正擊其頂，立即昏倒。武舉旣仆地，村衆俱胆懾，遂作鳥獸散。占英挾女，揚長去。旣抵家，遂行禮成婚。周女字馬時，曾受其財禮，馬氏至此，人財兩空，憤而鳴於官，官吏俱貪汚，曲直終莫辨。

●空棺埋女

南邑朱某，素與鄰女通，後往晉貿易，交情中斷。某年由晉返，山行中途，遙見一少婦，比近乃鄰女也。朱訝曰：「距家千里，汝何到此

耶？』女羞赧，狀極不安。曰：『母家爲寒廹，賣儂於趙氏，前行即吾家，盍往憩耶？』朱曰：『趙夫在家否？』女曰：『亦出外經商，惟吾獨居。』朱乃隨女往，門垣邃密，扃鐍甚嚴，女啟扃引入，茶飯畢，夕陽已銜山，因留朱宿。甫就寢，忽聞叩門聲。女驚曰：『事不好，夫回矣，可奈何！』朱惶急，匿床下。迨趙入室，見床頭行囊，疑問何來物，女慌恐失措，趙益詫異，搜查挾朱出，戰慄不能言，但叩頭乞免。趙棍逐之，朱抱頭竄。懊喪歸家，形色頗狼狽。家人問之，初以遇盜對，旣聞鄰女係病卒，乃詳述所遇，始知鄰人葢以空棺騙人也。先是某村吳姓者，曾出重貲聘該女，行將迎娶，女父忽言女暴卒，備棺殮埋，不惟吳姓不疑，即村衆亦不知其僞也。葢女父得吳聘財後，即轉賣該女於晉省，山遠路阻，消息蔽塞，若非朱某之偶遇，

則奸謀將何由發覺耶？

●巧獲騙客

魯西閣少白，因與父口角，乘隙竊洋逃。途遇某甲，同憩路旁，某甲奉以紙烟，閣吸烟未幾，即昏倒於地，某甲搜其財物去。迨閣甦，某甲已渺然。閣旣無路費，懊喪而歸，抵其姑母家，僞言從父命，來借貸。姑母甚愛之，因刻下無錢，留之宿，謂曰：『汝表兄振全，出外討債，即快歸矣，俟伊來自有辦法。』次日，振全果然負袋回，態度甚得意，姑母曰：『錢來矣，何巧耶？』閣頗喜。以爲計可達矣。振全謂母曰：『今幸發異財，途中遇首飾店學徒，伊係竊銀私出者，晤談之後，求變賣於我，吾覩其銀色甚佳，當言以元換兩，我以五十元，換銀五十兩，便宜之極。』其母曰：『吾聞某路多騙客，非被詐

騙耶？』振全曰：『吾早料及，曾詳愼驗過，斷然無錯。』及解袋傾出，銀包裹紙重重，啟封視之，俱錫塊也。振全大駕，瞠目不知所以。其母正行呵責，少白之弟少吉到，始息怒，問少吉曰：『汝家用錢果急乎？汝兄未回，何汝又來耶？』少吉曰：『非爲借錢，特尋兄耳，』姑母訝曰：『何爲尋兄？』少吉以竊錢私出告，姑母召少白，擬促之歸。少白已乘間逃走，應募當兵矣。嗣因軍隊改編，賦閒於汴梁某旅館。郊外閒遊，突遇某甲，扭之將送官。某甲之弟，託人周轉，賠償損失以了事。當某甲弟兄交欵時，閤之表兄金振入，蓋奉母命，來找少白也。某甲之弟見振全，驚駭欲逃，振全甚詫異，旋即憶及騙洋者，因向前抓獲，少白問故，振全以告，拘之將鳴於官，經人調解，亦令賠償損失，事乃得解。蓋某甲兄弟，詐騙既久，官方捕之急，

本地不能存身，遂逃匿到汴，不幸寃家相遇，致倒此霉也。噫！事亦巧矣。

●想到茄地

光緒末葉，正定鄉試，題爲「君子求諸己」。童生吳某，覩題怡怡自得，蓋預習而得題也。心中不勝歡悅，以爲此場案首可奪矣。乃不思作題，置筆而想其他。私念曰：「此題我曾作過，並得教師佳批，此篇得意文章，祇是背寫而已。倘能名列案首，豈不光前裕後乎？又思喜報親友，遐邇來賀，最好唱戲，以供娛樂，但戲台地址，尙成問題。搭在街間，阻碍行走，搭在村外，距家太遠。俯首凝思，轉念良久。忽然憶及伯父茄地，甫行膽出，商之如得同意，此地極爲妥善。」念至此，監場者喊曰：『時限已到，趕速交卷！』吳心不在焉，聽而

不聞，及催逼，吳驚曰：『吾才想到茄地：』旣而覺悟，急寫已來不及矣。今人以思入歧途，謂之『想到茄地』，蓋本於此。

●雙燈

清朝科考時代，冀南有姜純者，未詳其里居，少時在塾讀書，勤學好問，師頗愛之。冬月夜長，姜生每於晚飯後，到塾溫課，迨夜深則返家就寢。每出塾時，其師輒至門外，目送數十步，候姜生走遠，然後回塾。某夜，姜生返家時，其師見有燈火兩盞，照耀姜生前。初以爲行路者所携，不甚介意。及至次夜，二燈隨行如故。師疑之，問姜生曰：『汝夜返家時，曾有人迎接乎』？生曰：『無有。』師又曰：『中途曾見燈火乎？』生曰：『未也。』師益詫異，不復問。自是姜生回家時，雙燈無夜不隨。師知係姜生瑞兆，敎之益勤，愛力愈大。姜

生家貧，師並助以學雜費。經月餘，一燈忽不見，問姜生曰：『汝近日在家，有惡行乎？』姜生曰：『謹守師訓，何敢為非，』師逼問再三，姜生曰：『吾鄰有惡其妻者，欲出之，愁無術，求吾作休書，我初未允，彼堅求再三，始從事焉。』師曰：『事已成乎？否耶？』生曰：『未成。』師責之，令其挽回。姜生復見鄰人，言書中有錯字，從事改正。鄰人以為真，與之，姜生付以火，更善勸鄰人，鄰人悟其言，夫婦復和好。其後姜生夜回家，雙燈如故，且較前尤亮。聞姜生後日，連登進士第，師以燈事問之，姜生不知也。

◉迎意承旨

校長陳某，最喜飲酒，每逢醉後，到處嘔吐。某日酒醒，向教員劉某曰：『酒之為物，可惡之極，日後決不再喝。』劉應聲曰：「唯唯！酒

之爲物，刺激性大，旣能傷腦，又害脾胄，不喝最好』！冬日降雪，天氣頗寒，校長謂諸敎員曰：『今日天冷，飮酒最好，』衆意如何？劉適在座，急言曰：『酒之爲物，堪稱益品，夏日飮之則心凉，冬日飮之則腹煖，今日飮酒，最爲相宜。』於是設席暢飮。校長爲冷氣所撲，席間臭氣下泄，衆皆掩鼻，獨劉則否。衆問故，劉曰：『屁者五穀之氣也，因受寒而發洩，縱聞之而何傷？』衆譁然大笑。

◉郝懋功

淸咸同間，冀南武風頗盛，技擊功夫，以溫陽郝氏爲最。舉凡打拳，踢脚，以及刀槍棍棒，各種武技，莫不精練異常。有教師郝懋功者，體格雄健，又極靈敏，攀屋登牆，如履平地，徒手決鬥，一以當百，方圓百餘里，未有能出其右者，以故遐邇馳名。學徒數百人，郝一一敎之，雖顏

浮滲滲，誨人不少倦。因是從者益衆。厨役張毅成，見諸生練技，中心羨慕。炊事之餘，向敎師曰：『吾事先生已多年，但見諸生承敎，可否示我一技，以便乘隙練習？』郝隨口答云：『汝欲學技耶？則練習搪掌踢脚斯可矣。』言時聊示以樣式，私忿彼頗忙廹，曷暇專此，蓋毫不置意也。毅成本愚戇，愉快不可言狀，切記在心，如得名傳。院內原有井，井邊植小柳一株。毅成每逢汲水，輒先搪柳一掌，樹幹振振動搖，繼又踢以脚，枝葉沙沙作響。逐日如是，習以爲常，日積月累樹幹長成，儼然巨木也。而毅成之功夫，與之俱進，搪踢巨柳，如擊小樹然。某年秋，有遊僧投刺謁懋功，晤談之下，微露較武意，懋功慨然允之。蓋精武技者，最忌懦怯，否則英名一倒，即無人從學矣。乃先以群徒一一與僧較，皆非僧敵，次日即至郝，擬觀僧技擊功夫，

門路精通，又値正當壯年，英氣逼人，不勝驚駭，竊念已已半百，生平未遇敵手，若一旦爲僧所敗，則多年威名，豈不付於流水？思念至此，甚以爲憂。厨役張毅成，見師愁悶抑鬱，疑而問之，郝搖首不答，叩問再三，被廹不過，方以實告。毅成笑云：『我試之何如？』郝擺手嘆曰：『諸徒尙不敵，汝終日忙於厨事，何懂技擊？』毅成曰：『先生忘記敎我一掌一脚乎？我固未嘗一日間斷也，請先生隨我井邊來。』時柳已數圍，毅成先搪以掌，繼踢以脚。股幹搖盪，枝葉作響，如擊小樹。郝觀看之下，中心竊喜，隨曰：『可以！但與僧較時，汝只可作守勢。使彼來攻，則掌脚得力矣。』翌日，僧請與師較，郝曰：『吾年事已高，尙有厨役，亦願領敎。』僧曰：『可』！二人旣入場，僧直撲張來，張舉手一招，僧未防下部，張乘隙猛踢一脚，僧高起

丈餘，已跌落場外，起立向郝曰：『吾今暫曲服，三年後再見！』言罷忿忿而去。郝知僧決不甘忍。將來定當報復，頗以爲憂，於是煅煉體力，研究防術，常以犁鏡（鐵農具）護胸前，爲防禦之器。光陰荏苒，轉瞬三年，某夜忽有扣門聲，郝疑爲僧，束裝而出，甫開門，僧突抓其胸，犁鏡立粉碎，郝笑曰：『吾早已料及，骨肉幸無恙。』僧大慚，請結義，郝許之，具酒肴，暢飲數日而去。太平天國之亂，洪楊黨羽北犯時，溫陽西鄉所以少受蹂躪者，郝氏之力居多。

●趙鐵拳

趙同年，順德西山人，家貧傭工於富室。工作之暇，常於壁上練習擊拳。久之，拳堅硬如鐵石，以磚瓦投之，無不迎拳而碎，遐邇聞名，未有能出其右者，故咸稱之趙鐵拳云。某年仲冬，從主人命，出外買

布。歸途中，夕陽已銜山，突有二人，出自林間，趨步向趙曰：『朋友慢走！盍少息焉？』言時各以火槍向趙。趙見其身着短服，持有槍械，知爲匪類，避之恐不得免，遂應聲止步。匪曰：『汝携帶何物，趕速留下！』趙曰：朋友之意，吾已知之，但我傭工於人，所帶布疋，概非我有，若送給朋友，何以回覆主人，請饒恕過去，』匪聞言氣甚曰：『話莫多說！丟下便罷，不然，此槍即汝之對頭！』言時即作射擊狀。趙曰：『我有難處。請朋友原諒，如將布疋丟下，回覆主人以被截，然無傷証確據，奈主人不信何？以我之見，將我外衣解下，用槍發射，使有灼綻爲証，庶可免却嫌疑，朋友以爲何如？』匪曰：『可！速解衣！』趙旣脫外衣，匪如言放槍，聲響後，未及重裝，趙躍撲匪身，與之博戰，趙揮拳如錘，匪不勝其痛，棄槍仆地，某匪前

來，趙左右迎擊，匪見勢不佳，一匪先逃，其一匪被擒。趙斥之曰：『朋友胆何大！敢來擾我，知吾名乎？趙鐵拳即我也，久聞汝等在此截刼，阻碍行旅，今吾特來結果汝等性命，以開此路耳。』言畢，復以槍擊匪臂，兩肩俱脫骨，匪叩頭哀求曰：『此後不敢再操是業矣，祈寬留蟻命，』言罷，復以頭碰地，求赦免。時趙惻隱之心動，踢一脚而去，由是該路之刼案遂無云。

●玉珍

溫州陳日華，以拳術名，年五十餘，僅一女，乳名玉珍。生而穎異，秀外慧中，精於刺繡，工於字畫，日華夫婦，愛如掌上珠。及年長，適邑中秦姓子，出嫁時，日華以愛女故，粧奩頗豐盛，致惹起賊盜之注意，屢次窺伺，究未得便。冬月某夜，玉珍夫婦睡夢間，忽聞牆外

，有砰磅聲，玉珍驚醒，以手拍其夫，低聲告以有異，夫尙年幼，不知所以。玉珍披衣下床，寂然無聲。俄頃復砰磅，知爲鑽踰之徒，遂著衣服，持火柱伺於牆下。未幾，牆壁洞穿。賊人先以帽試探，玉珍不之動，賊以爲家人未覺，遂匍匐而入。頭甫進，玉珍猛砸其頂，賊唉喲一聲，立即斃命。玉珍喚其夫，戰慄不敢近，手足不知所措。復白諸翁姑，秉燭視之，乃鄰人也。翁有難色，責兒媳曰：『賊來盜我，覺而驅之可也，何必致人死耶！今事至此，奈何！』玉珍曰：『我翁尙欲以恩寬賊乎？豈知彼輩，性極殘忍，我縱不傷彼，彼亦未必感恩，若夜夜禦防，吾家人豈勝其苦乎』？翁曰：『事已至此，應當如何？將賊尸棄諸野外乎？抑呈明縣官乎？』玉珍曰：『二者俱不可，棄諸野外，必有後犯，呈明縣官，自招煩擾。以媳之見，莫若將賊尸

四肢摺疊，用布疋重重包裹，投於牆外，蓋賊之行竊，在外必有助手，伊見包裹，必疑爲盜得物，迨其搬去，自可無慮。」於是翁如兒媳言，將賊尸裹好，擲諸牆外。在外助手，乃賊婦也，見包裹，知爲其夫所盜物，欣然往搬，但甚重，不易舉，疑爲黃白物之多也，費盡力量，携至家中，靜候夫歸，待至天明，不見回還。復至秦宅偵探，毫無動靜，慌駭異常，疑被人捕獲也。歸而啟視包裹，則夫尸在內，大驚而色變，雖知爲秦家所害，然亦無可如何耳。

◉賊計

曲周趙孟秋，以肩挑爲生，久而略有蓄積。某夜有賊入其家，撥門進內室。正行摸索，趙忽醒覺，乃佯爲不知，僞作驅貓逐鼠聲，使賊不疑。賊以趙醒，不敢動，靜候趙睡，趙亦僞作鼾睡聲，而暗中披衣，輕

跡到門外，急闔雙扉，曰：『貓何逃乎？』語未畢，忽有磚塊自房頂落，擦趙背投下，趙急避檐下。大聲喊四鄰，及鄰人入院，各執武器，包圍內室，開門擁入，遍搜不見賊。正紛喧間，趙後院火起，群衆往救火。此時救火中，有王姓者，家頗殷實，駢馬成群，當出外時，忘關大門，迨火既撲滅，忽然想及，急返家，見大門上鎖，不勝詫異，喊其家人，應聲不得出。王踰牆入，臥室俱被鎖，趨視馬棚，紅馬一匹已不知何去矣。蓋賊乘群衆救火時，已潛行至王家，先鎖其臥室，然後拉馬出，更鎖其大門，以緩其追趕耳。

●義僧

清咸豐間，豫北一遊僧，病於彰德某村，村外有廟，僧居焉。村中慈善家，送以湯飯，初尚能飲食，久而不能下嚥，氣息喘喘，狀甚危險

。有張祥雲者，樂善好施，覩僧狀惻然憫之，爲之延醫調治，未幾病漸愈，久而精神亦健全。僧感甚，臨別向張曰：『再生之德，沒齒難忘，日後自有報答。』言罷，負行囊而去。荏苒光陰，經過五年，時值洪秀全軍北犯，到處焚刼擄掠，鄉民多逃匿山中，藉避危害，祥雲亦率家人往。迨洪軍旣過，財物被搶一空。張本中戶，家財僅足自給，今突遭此變，生計驟感困難。求告親友，雖能爲借助，然而又值旱魃爲虐，麥穀俱無收成，人家均感度日之苦，又不能常爲周濟。時近臘月，天氣酷冷，老母則愁顏相覩，妻子則凍餒難堪。張憂之，鬱悶成疾，臥床不能起。某夜家人方睡，忽聞扣門聲，其妻着衣出，寂然無人。秉燭尋視，見門下投一帖，拾而視之，乃銀票也，係紋銀百兩，疑甚，莫明所以，祥雲得此病亦輕減。乃憑票由錢店將銀取出，合

家生計，暫能維持。除夕之前夜，家人正酣睡，有賊進內室，得財將出走，突有一彈投其頂，賊唉喲一聲，立即昏倒，頭血淋漓，哼哼作痛聲。家人驚醒，見箱篋倒動，知有異事，趨視院中，則一人臥地，財物棄身旁，秉燭詳視，乃錢店厨役也。蓋祥雲取銀時，爲厨役窺見，特來盜竊耳。張性慈善，不忍傷其命，迨天明，送之歸。嘗開門時，門下又一帖，上書：『前奉微儀，諒已哂納，年關臨邇，謹防盜賊爲要。』下寫：『愚僧敬告』。祥雲覩此，心中始釋然。嗣後周咨博訪，遍尋四方，終不知僧之所在也。

●媒騙

內邑有吳天成者，幼孤家貧，傭工於富室，日久而略有所積。年逾弱冠，尙未結婚，逢人輒道心願。有王六者，亦傭工於人，與吳素識，

偵知其意，佯謂之曰：『吾曾到某村，有馮姓婦者，生二女，長已出嫁，次年方二八，尙未字人，因家境窘廹，急待擇配，囑余爲物色，我提及汝，彼已有意，汝心如何？倘無他，我當爲汝玉成之。』吳怡然曰『貌容何如？』王曰：『此女雖出寒家，玉質明眸，誠美女子也，馮氏聞汝誠實，且甚順意。』吳曰：『既然如此，我無不可，需財禮幾何？』王曰：『彼使吾斟酌，吾許以洋五十元，汝以爲何如？』吳曰：『五十之數尙易爲，近日能娶乎？』王曰：『勿急，可寬月餘，使爲之備。』婚姻既定，吳將財禮付王，王入私囊。經十餘日，王忽向吳曰：『吾聞人言，馮女患病，未婚之妻，汝去探病，有些不便，我媒妁也，請代爲之。』於是吳購點心數斤付王，王又私吞之，暮返謂吳曰：『汝妻瘟病，現正調治，所携禮物，馮氏甚感謝，並言

女病愈，請汝擇佳期。」吳喜曰：「唯唯！」逾數日，吳欲探病，永不見王，尋問主人，始悉傭工期滿，已算賬他走。不得已親往探視，訪至某村，並無姓馮者，至此始知被騙，然王已遠走，徒嘆奈何而已。

●奇異瓜蔓

河北南部，有水名沙河，秋日山水漲發，南北寬十里，水流湍急，非習水性者，不易渡過。入冬水落，兩岸多淤泥，薄者二三寸，厚者可盈尺。有農天種瓜於河陽，出芽後，一株獨蓬蓬，生長速率，數倍於其他。種者奇之，培護頗注意。蔓延四引，廣可畝許，周圍植物，俱被壓倒。開花結實，纍纍達數十，瓜實碩肥，重可十餘斤。迨成熟收謝，一蔓已滿車。農夫異其事，掘土視其根，旁多碎骨。更四向挑挖，土味腥臭，撥土檢視，乃人尸一具，瓜根出其胸，至此始悉所以。

蓋被水淹沒，淤埋地下者，瓜根扎入胸腔，得肥料以滋長，故瓜蔓能如是其茂盛也，噫！奇哉！

●騙縣官

民元之前，河北省會在保定，江南尤某，賦閒於城外某旅館。囊金既盡，負債累累。尤憂甚，苦無術以自活。某夜熄燈甫就寢，聞隔壁隱約數人語，一若有所私議者。尤傾耳靜聽，得悉冀南某縣官，因圖賄屈斷人命案，被紳民上告，撫署門前，已批示飭查，隔壁秘談者，蓋欲運動委員也。尤聽罷，智謀陡生，次日早晨，乃典當衣物，得銀十餘兩，秘造巡撫印，偽作委員狀，起程赴某縣。先寓一客店，晚問召店主，詢以縣官圖賄案，店主正恨官，俱以實情告。次日，尤投刺謁縣，官迎之入衙，既就座，告以來意，並出示委狀。官色變，狀甚驚

慌，言談之下，露出求情意。尤點頭曰：『案情重大，掩飾非易，既然如此，自當盡力維持。』回店後，縣官秘遣人送銀二百兩，尤故爲推辭曰：『督令森嚴，何放圖賄？』使者强與再三，然後受之。復向使者曰：『回覆時，自有斟酌儘可寬心。』使者返以告，縣官喜，以爲罪可幸免矣。不數日，忽又有人投刺入，問以來意，某人出委示，又係飭查前案者，縣官疑爲詐，令左右拘之，既而又恐前者僞，復令左右速解放，並加以優禮，仍欲以賄通，使人偵其意，委員不敢受，縣官知不利，迨委員回省，不數日，令下被撤職。

●程麻子

曹州程起秀，面多斑痕，鄉民咸呼爲麻子。體格雄壯，膂力頗强，百斤石鎖，左右手各一，常盤舞頂上，三百斤石碾，能舉與眉齊，其力

量可知。惟天性兇暴，好與人鬥。復嗜漁色，因宿娼輒與人結怨。人畏其力，忍辱不敢較，但恨之而已。麻子業屠宰，常推車賣肉。某日，爲肉價爭執，與鄰村武義，發生衝突。武以一人之力，不能與抵，忿甚，乃招集弟兄。合力與鬥。武氏兄弟五人，俱精拳術，村中號稱五隻虎也。麻子見五虎，知要惡戰，遂解其外衣，掀起商店明桂，將衣壓其下，（足見力大）觀者皆咋舌。五虎旣逼近，麻子揮肉車，五虎不能前。鏖鬥良久，未見勝敗。後經人調解，葛藤始結。麻子旣壓服五虎，威名振遐邇，行爲愈蠻橫，讎人亦愈多。某年冬，麻子醉臥街間，爲仇人賈强所見，招集讎麻子者十餘人，相約曰：『麻子禍害鄉里，人所共知，吾等忍辱受氣，至今已極，再不除之，吾等無抬頭日矣。衆應曰：『唯唯！』於是齊趨街前，撲麻子，麻子不能敵。衆

拖之村外，麻子酒漸醒，盡力掙扎，終不能起。賈强砍其手，麻子目不轉精，復斷其臂，仍若無事。將截其兩股，向之曰：『麻子！汝若悔過，兩股與留下，否則大解八塊矣，其無悔！』麻子怒目切齒曰：『碎骨所不懼，大解何足畏！』遂截其兩股，並腰斬三截，麻子至死不作聲。

●鬼幻

中山伞自旭，進城赴約會。歸途中，陰雲四佈，俄頃，雨降。時天已晚，前行經友村，擬往投宿。未至村，雨勢漸大。逢村外一廟，急入避之，脫衣掛門環，蹲踞殿下。霎時昏黑，咫尺莫辨。電光閃閃，雷聲隆隆，伞心忐忑不寧，閃光之下，忽見門環垂縊鬼，大駭急奔出，馳至友家，聲言見縊鬼。友人籌燈偕衆往，至則無他，門環所垂者伞

之衣耳。牟甚驚疑，慚怍不安。蓋牟驚悸之際，視覺錯誤，竟忘其衣也。牟既留友家，宿北屋，屋爲傭人劉四寢處。友令傭人暫他移，更設床鋪，使牟居之。並謂之曰：『若胆小，吾伴汝，庶免寂寞。』牟曰：『偶然一宿，無何關係，獨眠斯可。』遂鋪陳被褥，而睡。迨至夜半，雲散雨霽，明月透窗前。牟正睡間，聞足跡聲，醒覺視窗前，見黑影直來，漸近乃婦人，推門直入，披髮露胸，雙乳下垂。牟疑爲女鬼，大駭，蒙頭不敢動。婦人至床邊，揭被與語，牟祇抖戰，不敢言，婦人未數語，急奔去。牟蒙頭大喊，主人急往視，牟戰慄不能言。翌日歸家，大便溏瀉，未數日即卒。蓋傭人劉四素與鄰婦通，每至夜半，婦輒來幽會，當劉四他移時，未通知鄰婦，事出意外，以致有此誤會耳。

●淫惡報應

惡少洛剛，性喜漁色，寒家婦女之稍具姿色者，必設計汚之。故意志薄弱之婦女，因而失節者，不知凡幾。某年夏，紅日西落，洛剛閒遊，遙見少婦繞村外，又一青年隨其後，蓋行野合也。洛剛欲明其究竟，飯罷約集數人往，手持火把，遍尋不得其所。將歸矣，村頭適經一碾棚，乃往探視，見男女共臥，驚喜曰：『在是矣，諸位速來！』且說且近前，男女急忙起，洛剛忽熄火把去。衆疑問之，怒而不答，並急拒衆人。衆甚詫異，强往視之。男女倉皇出，疾行躲避。衆追之，男子未及見，婦人乃洛剛家屬也。

●東昌馬氏

東昌馬氏，有二女，次名香蓮，許邑中何姓。何先富後貧，入贅馬氏

家，時遭白眼，何憤出當兵，年餘無信息，香蓮甚惦記。土豪胡某，覩香蓮美，欲得之。託人以重禮賄女父，使女另改嫁。女父正窘廹，受洋二百元，許之。胡貌黑醜，女不悅，終日啼哭，誓不依允。行將過聘，何婿忽歸，香蓮竊以情告，何偽爲不知。女父苦無以應之，商於婦，擬害何婿以成胡。晚間備餐，馬氏囑夫買紅礬，意將施毒。事機不密，爲女偵知，因告何曰：「父母心變，留之多險，可早圖之。」於是乘隙偕逃。馬氏不見女婿，揣必投大女，遂率族人往追索，至則大門緊閉，扣之不應，逾時很久，大女啟門出，形色頗恍忽，馬氏更疑之。既入室，遍尋不獲，衆將出走，櫃環忽搖盪，衆驚曰：「在是矣！」啟櫃視之，乃一少僧，因情急，已用腰帶自縊死。衆見之咋舌，惴惴而不自安。馬氏將機就計，夜間抬僧於家，爲易女衣，備

棺成殮，次日宣告女暴卒。胡已有所聞，詣馬氏家，夫婦俱痛哭。胡疑甚，逼啟棺檢視，乃禿頭也。胡大驚，宣洩於外，群僧往視，皆驚曰：『吾師數日不見，何竟死此耶？』衆僧俱不可，鳴於官，拘馬氏夫婦，押獄中，胡因人財兩空，又追訴之，馬氏遂罄產

●記法國富翁事

法國某富翁，欲畫其肖像，求善畫師。畫工精良，索值甚昂。某翁性慳吝，再三磋議，價乃定。及畫就，眉目形態，無不畢肖。富翁故意吹毛求疵，以期減價。畫師不允，富翁棄像而去。畫師以爲旣費材料，又耗工夫，憤怒之下，將翁像懸掛門外，大書其上曰：『此人欠債不償，罰伊在此立正。』見者無不譏笑。某日，富翁過前，甚以爲恥，欲出原價取像，畫師難之，終出加倍工資，始購歸云。

●張家鬧鬼記

溫陽城西有義塚，農民張姓田於旁。天久不雨，田禾枯旱，張姓夫婦，汲水晝灌未完，乃籌燈夜灌。正操作間，突有土塊投婦脚。婦不能立，喊告其夫。四顧寂然，疑爲村人與戲也，初不介意，復行操作。而土塊不知出自何處，又復亂投，張驚駭，輟工偕婦歸。甫進門，忽有磚瓦自房上落。張大駭，急喊四鄰，言有鬼怪。比鄰人出，磚瓦不復投。有某壯年，不服其事，挺身入院，大罵曰：『什麼妖魔，什麼鬼怪，請來找我！』語未畢，而磚瓦土塊，向伊投去。壯年仍不服，登梯上房，而土塊又復上投。壯年見勢不佳，始抱頭鼠竄。次日早晨，家人作飯，掀鍋蓋時，鍋中漂蛆。以桶汲水，桶底脫落。觀者雖驚訝，但多不敢作惡語。張婦院中理髮，頭上首飾，不翼而飛，遍尋不

獲。其他什物，逢使用時，即不知下落。張婦因鬼祟不休，擬往母家，暫行躲避，走至村外，忽然昏倒，幸遇鄰人，扶之回家，四肢殭硬，不醒人事。張見事危，使人往告其母。時近午夜，使者提燈往。方出村，燈忽滅，復燃不能照，乃黑路行。至中途，心神忽不安，頭髮直豎，恐怖不敢前，距戚家僅二里，竟半途而返。此時張婦忽吁吁有氣，漸能言語，曰：『我南鄉人，在義塚修道，已數百年，學徒已成群。因汝昧心，陷害善良，鄰里皆切齒，爲衆徒催逼，特來禍汝，如能懺悔，汝家可安，不然，將無寧日矣。所失物件，絲毫未損，某處去尋，自能檢獲。』張家如言，果將失物找得。乃於夜半具紙供，焚祝義塚旁，邪作竟寢，婦人病亦痊。

●公子江霖

豫北滿振聲，以拳術名，年八十餘，齒尚未落，耳目猶聰明。民元之前，曾業鏢師，嗣以槍械進步，事業漸蕭條，乃寓平鬻技以謀生。技擅內家，深窺堂奧。左右進退，奇正虛實，精妙絕倫，觀者咸嘖嘖稱美。每日所得，頗能自給。有貴公子江霖者，好武術，覩滿功夫頗大，欲聘為教師，以便學習。嗣因政局變動，公子南遷，事未果。翌年冬，滿忽臥病，囊金既盡，飢寒交廹，孤苦伶仃，勢甚危殆。時公子適因事到平，偶憶及滿，探訪得其所，滿見公子至，戰戰强起，氣喘吁吁，言語頗困難。公子贈之金，為延醫調治，月餘病痊。乃聘為師，專習技擊，滿傾技以傳，公子俱精通。某年公子偕眷屬，附商船南下。船主亘盜也，至中流縛諸商將沉於水，公子偽為畏懼而伏，斜睨盜中一人最獰，乘其不防，突起抱其腿而投諸水。他盜來撲，公子左

右迎擊，盜不勝其技，傷臂折足者，枕藉船中。一盜微受傷長跪乞命，公子令棹船至渡口，釋諸商，使登岸，諸商以重資報公子，公子不受，相叩而別。公子皖蒙人，與吾友係葭莩親，友親述其事，故能得其詳。

●生死有命

民九地震，洪洞土窰，塌陷最多，人畜財物，埋沒無算。順德陳某，偕鄰人買皮於洪邑，陳住土窰，鄰人住城內，相距約五里。當地震前夜，鄰人夜夢，縣役標名喚請，且催逼甚急。及醒覺，滿身發汗。次日白諸同寓客，僉謂夢屬不詳，囑其行動留神，諸事檢點。鄰人曰：「生死有命，幻夢何與焉。」置之，不以爲意。飯罷，擬赴陳處，有事相商，比至中途，適值地震大作，脚下突然塌陷，隨即葬身罅隙。

時陳正酐睡，夢中聞鄰人叫喊，忽然驚醒，急出窰視之，甫出門，而土窰立即坍塌，隻身幸免於難。

●記某君事

民國五年，故都某君，從事政界，性甚儉吝，積有千元，欲阿附權勢，以冀榮顯。時值袁世凱稱帝制，公子克定擁大權，凡欲榮顯富貴者，莫不爭附。某君欲交納之，乃宴克定於六國飯店，飯店侈麗華美，動輒千金，某君財不足，又招集數人，積成巨欵，以待上客。請之再三，公子至，聲勢炫赫，某君見之，心驚怖，手足不知所措。及就坐，未與某君通一語，飯罷而去。計飯費之數，罄所積錢尚不足，某君既無錢以抵，又未達到阿附之目的，遂憂憤成疾而卒。

笑時曰：不爲功名變節，不爲利祿動心。吾行吾素，此正人之行

也。若某君者，始則勤儉，積有餘貲。旣而貪慕富貴，擲之如糞土。終以所求未遂，憂憤喪生，豈不悲哉？設使知足無貪，安分守己，亦足享其天年，又何有喪生之禍也。舍正路而不由，曠安宅而弗居，媚竈賂權，以求榮顯，其死不亦宜乎。

●小不忍

清苑陳樹本，爲西關某洋貨店夥友，常川住店。家中新僱一僕婦，陳妻令出買物，該僕即至某洋貨店購買，交易者適逢其主人，主僕固不相識也。僕婦旣歸，虛報價目，賺洋二角餘。陳妻不諳外事，信而不疑，晚間陳忽回家，乍見僕婦，頗訝面熟，旋即憶及日間到店買物者，亦不甚介意。詎僕婦一見主人，異常侷促，問以諸事，應對失次。陳初不以爲意，後與其妻談及買物事，破綻始畢露。該婦忸怩羞澁，

窘狀可掬，陳心惡之，並未加深責。其妻不以爲然，撻責詈辱，立揮之去。該婦因旣被辭，又受打罵，悻悻然懷恨而去。經人介紹，到南鄉林姓家爲傭。林家有女，行將出嫁，所備珍服，被賊竊去，僕婦見主人憂慮，問知所以，曰：「失物勿慮，或可回也，賊吾曾覩其面，但不知其里居，贓則知其所在。」主人驚問故。僕婦曰：「前主人婦，曾秘買綢緞衣數件，價甚便易，顏色樣式，確與所失者相似，尋而問之，或可歸還也，倘不承認，吾當證之，」於是林姓使人找陳家，陳不承當，林姓控諸官，使僕婦爲證，陳家以僕婦挾嫌誣賴辯，縣官將陳妻與僕婦拜拘留，以待調查。僕婦甫進監門，則前日秘賣綢衣者在，蓋慣盜已被獲也。僕婦指盜衣者謂監卒曰：此即盜賣者，請搞之。情節可畢露，監卒稟官拷訊，賊無諱言，陳家語塞，官押令倒贓

•並科罪罰鍰，事乃終結。

●不識字趣聞

民國癸亥，溫陽公安局，巡官中有崔姓者，性極粗莽，目不識丁，因爲某巨紳所荐，故能濫竽是職，縣長初不知也。某日奉命，出外查印花，至某商店，主人問姓名，崔投以名刺，主人視之曰：『馬先生擬買何物？』崔聞言訝曰：「誰姓馬？」主人曰：「先生非姓馬耶？」崔怒曰『汝不識字乎？吾乃崔巡官也！』主人指所給名刺曰：「此非馬某耶？」崔恍然悟，知誤以馬友名刺投，面紅過耳，赧然不知所以。主人敬以茶，不之理，乃至賬桌前，翻弄各賬簿，徧檢並無漏貼者。將行矣，忽覩壁上黏一條，字跡行行，錢分俱有，崔疑爲漏貼印花之收據也。扯下而納於皮頁，意氣昂昂自得，號主問曰：『先生亦鬧痢疾

乎？此固明醫之方也。』崔皺其眉曰：「誰鬧痢疾耶？』主人云：「不然，先生揭此藥方何爲也？」崔厲聲曰：「汝等奸商，尙欲詐我耶？明係銀錢收據，何狡辯也！忿忿而去。歸局示文牘，文牘曰：「抓此藥方何爲？汝有痢疾耶？』至此崔始悟，正敘述間，號主差人至，見傳達曰：「吾夥鬧痢，尙待取藥，請將藥方擲還。』傳達見文牘，取而還之，有好事者，刋其事於京津某報，一時傳爲笑柄，縣長孫某，性極剛烈，見報召崔詰問，崔不能諱言，未幾被革職。

●黑大眼

民國初年，冀南一巨盜，面黑眼大，時人謂之「黑大眼。」該盜神出鬼沒，不可捉摸，不結伴，常獨行。不竊村中財物，但刼往來富商，及上任官員。各縣不敢嚴緝，祇循例行文而已，蓋懼其報復也。廣平

有尤彪者，年少多力，嘗從少林僧習技，復從內家拳師，習不數年，即以勇武聞遐邇。凡道出廣平左近之富商，輒聘之護鏢。彪所至，盜必披靡而遁，無敢犯者。十數年未嘗受挫折，遂以護鏢聞名。招之者，有應接不暇之勢，故獲利亦頗豐。廣平左右，無不知尤彪其人者。某年豫北有巨商，携欵赴歷城，行抵廣平，聞道中有黑大眼，刼人財物，因招彪同行，彪謂商曰：『有我在，諒事無妨，不論大眼小眼，我自能制之。』途中遇數盜，彪揮肱拒之，絕不當意。巨商喜，優待備至。一日行棗林中，遇一人獨息棗樹下，見巨商及尤彪，起立含笑曰：『貴客何往？黃白物請愼爲收藏，休使人見，否則此間有大眼盜者，必爲所刼。』彪曰：『無妨，我尤彪護鏢十餘年，未嘗遇盜。』某人曰：『閣下原尤彪先生耶？久仰威名，何緣得酬夙願也，然則黑

大眼即我。』遂以手撲彪，兩手作旋風勢，彪竟不能着身，爲盜所撲。已而傷一股，行動如雀躍矣。彪原擅擲鏢，但不輕用，今遇勁敵，連發三枝，俱被盜破。彪大駭，欲逃不得，疲極穨於地。盜謂之曰：『鏢客以我爲盜乎？我固不能辭此臭名也，但我所刼者，非貪官汚吏，即土豪奸商，循吏、義士，未嘗犯也。汝以護鏢爲名，初尚有公道，今恃爲獨行，反留難行旅，旅客畏我而汝發財，豈公理耶？從此可歇業矣，不然惟我與汝作對頭耳。』言畢出數寸黃條給商人，曰：『持此可通行，如有阻碍，我當負責。』商人不敢行，盜曰：『汝不之信耶？我送汝行。』商仍不敢動，盜曰：『汝之財物，不啻我所有矣，尚何猶豫耶？』商不得已，與盜偕行，果平順無阻。旣抵歷城，商以銀酬盜，盜辭曰：『汝以我爲財而來耶？果爲財，則汝銀早爲吾有矣，何

待此時，吾今此舉並非徒財，乃報不平耳。』言訖毅然去。

●丘八騙布

有某丘八者，遇布販於途，購其布一束。布販索値，丘八曰：『現無錢，可隨至營內取之。』布販不允，丘八乃俯首折腰，似束腿狀，抓土一把，乘其不備，驟撲面。布販目迷，不能視，丘八遂乘隙而逃。布販拭目，急前追之。忽有二丘八來，阻其行，且問其故。布販不暇告，二丘八再三强之，故意留難，及告以故，某丘八去已遠矣。二丘八曰：『事不宜遲，可速追。』然某丘八蹤跡渺茫，不知何往，布販懊喪而歸。蓋此二丘八者，乃某丘八之二助手，相約而行騙者也。

笑時曰：世道大變，人情狡猾，欺詐誑騙之事，所在多有，若某丘八者，用詐術以購布，殆亦窮困所逼，出此卑劣之手段耳。兵而無

餉，其貽害社會，於此見一班矣。

●壯命兒

柏邑鄭修文，販蓆爲業，兄修武亦貿易遠方，嫂陳氏，妻馮氏，彼此感情甚洽，雖屬妯娌，相愛宛如姊妹。田數十畝，家道可稱小康。馮氏自過門後，從未生育，陳氏雖曾生子，但皆夭折。兄弟二人，年紀均逾不惑，膝前仍缺如也，故合家盼嗣之心甚切。婦女習性，率多迷信，陳氏妯娌，以年老乏嗣，疑爲天譴，於是周急濟貧，厚積陰德，以期早得兒息也。善有善報，事亦湊巧，未逾數年，馮氏果舉一男。修文夫婦，固然喜不勝言，即修武夫婦，亦歡悅非常，合家愛護小兒，無異掌上明珠，馮氏自分娩後，身弱多病，飲食起居，須人侍奉，修文在家，由他照料，修文出外，全靠陳氏，某日，修文早起担蓆赴

市，路經孤廟，天方黎明，行人尙少，聞廟中隱約有人語曰：「回來了，事如何？」又有人答云：「事已妥矣，老鄭赴市，婦人熟睡，將兒投入鍋中矣。」衆喜曰：「如此徒弟又多矣。」修文聽罷，以爲亦係赴市者，遂推門入，寂然無聲，不見動靜，甚驚異，疑爲鬼祟，慌恐而去。陳氏自修文出，曾至馮氏房中，料理一切。迨回己室，逾時未久，忽聞陳氏房中，有人語曰：『可矣！可矣！快走！快走！』同時小兒呱呱啼，急往視之，馮氏仍鼾睡，小兒已入鍋內，驚駭之下，喚醒馮氏，撈出小兒。幸水不甚熱，未致斃命，但渾身已紅腫矣。馮氏覩狀，不勝詫異，私念小兒尙未滿月，旣不會爬，焉能跌入鍋內？雖與陳氏和好，此時亦不免猜疑，而陳氏處於瓜田李下，亦自覺有不白之嫌。迨修文歸，見陳氏面帶愁色，疑問其故，陳氏恐修文生氣廢

食，初不吐實，祇以虛言吱唔，旣被修文逼問，乃將前情節告之。修文曰：『此事我已預知，吾以爲小兒危矣，今幸還在，該兒命何壯耶？』修文復將廟中隱約語，白諸馮氏，嫌疑始釋然。家人以小兒遭險未死，遂命名爲壯兒。

●馬場秋梨

沙河西鄉，有地名馬場，古時放馬處也。該地果園，梨樹居多，梨分十餘種，秋梨最馳名。質脆漿多，氣味甘香，遠勝深州之蜜桃。置案供賞，鮮黃可愛，爲朋友送禮之佳品。昔在清朝，每年進供，民國肇興，始廢止焉，農民善藏者，可至翌年五六月，往往居爲奇貨出售重價。該梨生食潤腸而助消化，其核擦油膩，煑食淸肺火可治咳嗽，又爲傷寒病發汗之良劑。距沙百里，有鄭姓者，患傷寒病，勢甚危急，

未能發汗，有以馬場梨告者，鄭遣人往，時値盛暑，藏者甚少，尋訪多日，幸張姓家，尙留數枚，皮皺色變，已敗爛過半，但香味猶存。張家以保存非易，向鄭索重價，鄭不得已，以銀二兩，購二枚，歸而賚之啖病者，汗竟出，病乃霍然，馬場秋梨之遐邇馳名，不無因也。

●大煙鬼賈作人

農民賈作人，妻張氏，育二子，俱幼稚，原本小康之家。嗣因賈染大煙癖，廢時失業，未幾家產蕩然。初向人借貸，尙有應者，繼則雖至戚，亦拒絕，以故家中常數日不舉火。鄰人有憐其妻子者，或賜以飲食，不餓而已，得飽時甚鮮。賈常終日不食，然不能隔日不吸，否則涕泗交流，若患大病然。時近臘月，年關臨邇，張氏苦告親友，乞得斗米，賈乘隙竊賣過半，妻哭兒啼，賈則置若罔聞。其他欺詐拐騙之

術，凡能得以過癮者，將無所不用其極。曾至友閒院，覩無值錢物，旋見磨盤遮一席，蓋蔽雨也。四顧無人，擬竊取之，旣而自念曰：『某友屢惠我，取之不義。』遂出。行數武，復轉回，目蓆良久，心意不決。正猶豫間，而煙癮發，乃毅然捲蓆去，張氏以生活維艱，傭於富室任炊事，藉育其子。賈屢往討乞，主人頗厭之，將辭其妻，經人勸解仍留之。某日，賈爲煙癮逼，晤妻於碾棚，覩妻著新褲，强之脫，易以破者，携歸換煙吸。富室聞其事，辭其妻，張氏母子，復度其艱苦之生活。庚午內戰，北方徵兵急，各村無業遊民，縣令俱抓獲充軍，賈亦被抓去，至今未知其下落

◉婦人祟惑

邢南張氏婦，病祟惑。胡言亂語，喜怒無常。時而大笑，時而痛哭。

胆小者，多不敢近之。初病時聲高力大，繼則精力漸衰，臥病數月，身瘦如柴，不惟湯水不進，翻身亦感困難，巫旣無術，醫亦束手。張家已備棺材殮衣，祗待殯埋矣。夜半婦人忽喊飢，家人大驚，姑與之食，大嚼而嚥。又曰：『渴！』復與之湯，亦能飲下。家人以爲病有轉機矣，乃爲之備具飲食。但食不能飽，飲不止渴，每食輒數斤，每飲輒數壺，尙大喊飢渴。家人異之，聞言以鏡置腦後，如不能嚥，則係鬼食，家人試之，果張口而不嚥。婦大喊饑渴之苦，家人置之不理。婦大罵而起，推几倒櫃，大肆搫毀，氣力之大，數人不能遏，家人懼，以繩縛其身，仍掙扎，然終不得脫，時而呼飢，時而喊渴，連聲號叫，晝夜不安。家人甚憂之。後有遊僧，聞之至，言有治術，家人請醫之，僧言夜間乘婦號叫時，令其夫與交，並攫其髮而唾罵之，自

能治愈。其夫如言試之，未及三次，而號叫止，氣力亦衰，雖能飲食，但不如先前之多。調養未逾匝月，病竟霍然。

笑時曰：祟惑病狀固可怪，然治之之術亦可謂離奇矣。醫術有以毒攻毒之理，此則可謂以奇治怪也。

張連玉

張連玉河北溫陽人，精仲景術，一時名醫也。診脈下藥，極有把握，尤善治瘧痢，着手無不痊愈。行醫既久，漸染惡習，求醫者必重禮而後動，否則託故推諉。以故所醫者多富厚之家，一般貧民，受惠者殊少。鄰村趙光前者，少孤家貧，樵採度日。母劉氏，患痢疾，日久不能起，遍請他醫，百診無效。劉氏囑其請張醫，光前奉命往，以禮薄故，三請未得見，遲延既久，母病漸劇，光前憂甚，不得已，乃典當

衣服，復具重禮往，張醫始出見，略詢病狀，付以藥方。劉氏服藥後，病勢減輕，次日光前求調方，張拒而不納。越數日，劉氏病復劇，光前困窘無術，乃至張門哭泣請，張醫仍不理，乘車往外村。光前無奈，忿恨而返，老母氣息奄奄，狀甚危殆，光前愁悶呆坐，凝視壁上槍，（打獵用）忽然心動。於是荷槍携火出，至村外，徘徊大路旁，未幾，張醫自外返，光前往迎之，及逼近張車，怒目向張曰：『吾請先生已多次，禮薄固不可，哭求亦不應，吾術旣窮，吾母病危，今日之事，從吾請則無論，不然，惟此槍作先生之對頭耳。』言畢，即作射擊狀，張醫大駭，轉車抵趙家，診脈開方，事畢欲走，光前强留之，連服藥三次劑，劉氏病果愈。光前見母病旣痊，恐張醫問罪，遂造張醫門，匍匐跪階前，哭泣請恕罪。張醫亦以光前之所爲，情有可原，乃置而不究焉。

●閻洛圃

閻洛圃，冀南人，精歧黃。性極溫柔，儉樸自持，患病者，有求必應，以濟世爲懷，不似他醫之驕傲自尊也。嘗云：『醫之爲道，原在救人，病者無論窮富，當同樣待遇，若嫌貧愛富，貪財重禮，則缺德造孽耳。』洛圃既精醫術，又極好求，以故方圓數十里，得其起死回生者，不可勝數。有富室張某，臥病年餘，遍延名醫，百治不效。嗣有人薦洛圃，富室差人往，車馬至閻村，御者遇老叟，布衣粗履，儼若農夫，就近與語，言談頗文雅，訪以洛圃之住宅，老叟微笑曰：『君請醫生乎？老圃即我也。』御者甚驚訝，意謂何乃一粗鄙老農耶？凝視良久，請閻上車。閻曰：『可少待，頃刻尚有病者來。』御者候宅外，俟閻診病畢，登車抵張家。時有數醫尚在座，見閻入，俱凝視，低

聲相謂曰：『何來此莊稼漢耶？亦懂醫道乎？』即主翁亦露慢待意，然既邀之到，不得不以客禮待之也。酒飯後，閻診脈開方，僅寫三味藥。主翁持以問他醫，他醫微笑曰：『此方能治乃病耶？吾實未敢信。』主翁曰：『服之有無妨碍？』他醫曰：『服之無妨，斷難生效。』及病者服藥，病勢陡減輕，後連服數劑，病乃霍然。主翁喜，他醫甚詫異，咸以醫理問，閻逐一解答，於是他醫皆大服。洛圃回家時，主翁重酬禮，閻堅辭不受，並謂御者曰：『吾行醫數十年，未嘗受人賜，非以沽名，將爲傲慢自尊者，作以抵制耳。』御者亦嘆服。閻弟洛春，得兄術，繼行醫。及洛圃老病，年已七十餘，招弟至床前囑曰：『願弟繼吾志，重義輕財，則受惠者多矣。』既卒，四方往弔者，絡繹於途，並於大路旁，建神道碑，以誌弗忘云。

◉縣長座銘

縣不在肥，民順則行，缺不在多，鑽營則成，雖不稱職，惟吾門徑。奉承即有利，諛媚自順情，談笑有汚吏，往來無廉卿。有劣紳之詐敲，有汚吏之暴征，可之刮地皮，吸民精。張三之冤枉，李四之虐刑，子虛云：何畏之有。

◉新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諂，在鑽營，在奉承有權。奉承而後有事，事而後能抓錢，抓錢而後作樂，作樂而後放胆，放胆而後遭險。事有大小，薪有多少，善於阿附，其利厚矣。今之欲揚臭名於天下者，先飽其囊，欲飽其囊者，先愚其下，欲愚其下者，先僞其行，欲僞其行者，先壞其心，欲壞其心者，先惡其意，欲惡其意者，先卑其志，志卑在貪財。財貪而後作惡，作惡而後心壞，心壞而後作僞，作僞而後愚下，愚下而後招亂，亂起而後民遭殃。自小人以至僞君子，謀事皆以鑽營爲本，不鑽營而能有事者，鮮矣，其好鑽營者不貪，而其不貪者好鑽，未之有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初版

定價二角五分

著者 李信軒

出版 信軒書室

發行 楊梅竹斜街路南 中華書局 南局一六七三

印刷 中華印書局

代售 各埠大書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